

有阴晴圆缺  
有悲欢离合  
记生活百味  
看人间烟火

欢迎您的来稿

投稿邮箱：  
wanbaofukan  
@163.com

请在主题中标  
注“生活札  
记”。



潍坊晚报

2023年7月5日

星期二

值班主任：陈晨

编辑：石凤华

主编：王蓓

校对：王明才

## 怀念老田

□赵元建

老田走了一个多月了，每每想起这位令人尊敬的教授，在退休仅仅几个月后就遽然离世，作为他的学生，我的内心是满满的痛和惋惜。在我眼中，老田是一位令人尊敬的老师，也是一位慈祥可爱的长者。

2020年9月份，即研究生入学之时，老田就告诉我们：我们这一届之后，他就不再带研究生了。他会按点退休，绝不延聘。

老田，我们都称他为田大师。这样的尊称，全院教师他独享，究其原因，便在于他的学识。他是我们学院引进的第一位博士，做学问极好。给研究生上课，他让我们摆成一个口字形。他坐着，一边抽烟，一边用犀利的眼光看着我们，让我们依次汇报一周的学习心得。他逐一点评，学界奇闻逸事，师承关系，他信手拈来，时不时还在黑板上“挥斥方遒”一番。老田上课，滔滔不绝，因为跑校区的缘故，他不得不设置闹钟，提醒自己要赶校车。据说之前，有几次，他因为上课上得太晚，而被关进了教学楼。老田给我们研究生上课比较随意，聊得也比较深入。这与他给本科生上课截然不同，有一次路过他给本科生上课的教室，发现他正有板有眼地用PPT讲课，让我有些吃惊。

我与老田在研究生一年级相聚很多，在他的课堂上，我听到了许多故事和知识，收获很大，从研二开始，我与老田便没再见过。过去的一年，我因申博写专家推荐信而不时与老田有联络。他询问我的论文进展并催促我赶紧写。同时，对一些细节又极为严格，因为专家推荐信的签名位置留得较为狭窄，他对我进行了严厉的批评。申博成功之后，我又询问他关于未来的人生规划，老田一直悉心指导。

命运无常。你我本就是天地间渺然一物，对于世间发生的一些事，无能为力。就在我们毕业答辩的前夕，班级微信群里传来了老田病逝的消息：老田当天下午5点左右还在朋友圈转发消息，7点便被送去急救，8点便离世了。

事发如此突然，令人惊愕不已！

老田离世的当天，我在日记中这样写道：这种意外的去世给人的打击往往是最大的。事到如今，我仍旧没有办法从父亲的离世中走出来。我相信，对于老田的儿子田鹏兄弟来说，今晚也是难捱的。当亲人的身体逐渐变得冰凉，要往冰柜中放置的时刻，是活着的人面对死亡最无奈的时刻。

老田，对于生死或许有一种淡然处之的态度。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有一次上课，他谈及生死时说了这样几句话：死？死有什么好怕的，我们学历史的从来都不忌讳死亡。后来，他索性一边说，一边演示：不就是这样吗？眼睛一闭。

老田离世的次日，我第一次去了他家，送别老师。

后来，我陆陆续续读到了很多关于老田的奇闻逸事，也更加深入地了解了这位先生。他的人生就是一部传奇，他曾自述家世坎坷，年少时伴随着时代的动荡，人如浮萍一般在汪洋恣意的大海中寻找停靠的锚点。本科毕业后即选择留校，博士毕业后即选择到我们学校任教，一直到他退休。他这一生不碰荤腥，只食素食，一直从事传统文化的传播和交流工作，爱生如子，提携后进，帮助许多学生改写了命运。在我与一位老师的攀谈中，这位老师告诉我，老田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人。我在老田的身上，看到了先生的遗风，有时候我也在想，这种风格我很难在其他老师身上看到了。

追悼会上，老田已被整理好遗容，安详地躺着，像睡着了一样。他就这样永远地去了。来悼念的人既有白发苍苍的老者，也有青春稚气的学子，他们自发来送别老田。

我看到朋友圈里不断有人写下追悼的文字。我想，作为一名老师，老田能让人如此铭记和尊敬，足矣。

希望老田在另一个世界中安好！

## 失而复得的亲情

□崔炳信

妻子三姐的儿子要结婚了，如何前往贺喜成了一家人特别纠结的问题。

往事不堪回首。妻子有三个哥哥，三个姐姐，正值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困难时期，根本填不饱肚子啊，万般无奈之下，刚出生几天的三女儿被父母“送”给了姨妈。这小女孩就是三姐。

时光在艰难中流淌，我们结婚后，妻子领我去了一次三姐家，在一个闭塞的小山村，低矮的茅草屋，零乱肮脏的街道，三姐家里更是家徒四壁，给我们倒水时连个干净的杯子都找不到。后来，岳父生病了，儿女们凑钱住院，轮流陪护，三姐竟然没露过一次面。在岳父的葬礼上，三姐却来了，在众人的白眼和质疑下，灵前叩一个响头，挥泪而去。再后来，据说三姐全家去东北讨生计了，于是断了音讯，也断了那种若有若无的亲情。

如今，三姐异乡归来，并且要娶儿媳了，数十年的恩怨也该放下了，何况那一幕幕的辛酸往事，都是贫穷惹的祸啊！听说三姐年前刚做了一次大手术，想必花了不少钱，紧接着操办婚事，负担肯定不轻啊。我们商量着多出一点钱，帮她一把。

当我们一大家子十几个人乘坐三辆车到达目的地时，都愣住了，这还是记忆中的小山村吗？一条条宽阔平坦的水泥路，一排排错落有致的农家小院，一座座拔地而起的小洋楼，村头，三姐已在等我们了。

似乎岁月的沧桑并没有给三姐留下太多的印记，她满面红光，亲热地拉着孩子们的手，看看这个，问问那个，说话间已经到了家门前，姐夫热情地迎上前来。好漂亮的楼房，青石铺成的地面，院里花菜相间，充满了勃勃生机。抢先步入婚房，大理石地面一尘不染，都让人不忍下脚呢。室内考究的名牌家具、名牌家电一应俱全，显眼处是新人的婚纱照，流光溢彩，旁边是一幅偌大的十字绣“幸福花开”，温馨、喜庆，美不胜收……当我们说出想帮忙的想法时，三姐连连摆手：“我生病是花了几万块钱，但咱有新农合呀，报销之后才交了一万元的费用。再说了，今非昔比，有了党的富民政策，想不过好都难啊！”

一次延迟了近半个世纪的相聚。要走了，三姐送了我们一程又一程，终于，几个大人紧紧地抱在一起——这一刻，所有的隔阂已荡然无存，挥洒的热泪诉说着那失而复得的亲情……

## 生命的力量

□刘焕珍

早些年住乡

下，星期天，就跟父母一块下地种花生。父亲赶着黄牛在前面来来回回拉开沟，我挎着竹篮，把两个或三个花生米撒在沟里，然后用脚挑一撮土盖上，再踩一下，让花生结结实实待在土里。

几天工夫，花生苗就从踩实的土地里钻出来了，两瓣分披，像花生的耳朵。地头地角，因放置农具等物件，被反复踩压过，硬梆梆的，花生苗依然破土而出，它顶开的土层，是结结实实的一个土坷垃，石头一样坚硬。

那么小的一粒花生米，在泥土里孕育成生命，然后推开沉重的地面，挺身而出，铁骨铮铮，正气凛然，生命是如此坚强而倔强。

家乡老屋，碎石垒的院墙上布满了青苔。有次回家，看到石缝里长出一棵细瘦的梧桐，孱弱而坚强，努力向着阳光的方向生长。梧桐树苗的根部是一撮浅浅的泥土，四季风从不同方向吹来，裹挟着尘土，蹚进石缝里，经过雨露滋润，有了泥土的芬芳，一粒梧桐树的种子，不知从何处飘来，落到石缝里，在泥土的滋润下，开始孕育新的生命，终于有一天，从泥土里探出尖尖的脑袋，朦胧的睡眼，静静注视着这个明媚的世界。

只是，这撮泥土太少了，无力托起它昂然向上、勃然奋发的梦想。它单薄而瘦弱，却一直傲然地挺立着身躯，展示着旺盛的生命活力。

我希望它能长成一棵参天大树。

于是，我用铲子轻轻托住它的根，连同根部的全部泥土，移栽到墙外的园子里，它打了个盹，突然支棱起来，一天一个样儿嗖嗖地生长，展枝开叶，以茁壮的不可遏制的气势，直逼苍穹。

也不知过了几年，我再到它的时候，已经合抱粗了，浓荫如盖，密密实实撑起了一片天。

生命的力量窸窣有声。

有次到贵州旅游，去了天星桥，那里有块高高矗立的巨石，如从天边飞来，到了这儿，打了个趔趄，一屁股坐在了地上。

光溜溜的石壁上，有一棵胳膊粗细的小树，生机盎然，一蓬绿色。这树根在哪里？我好奇地靠过去，仔细查看，石上蛛丝马迹，粗如箸，细如丝，嵌缝觅隙，蜿蜒游走，只为寻得一撮泥土，一滴雨露。这树在如此恶劣的环境里坚强地活着，活得虔诚质朴，昂扬向上。

敬畏生命，无论动物，还是植物。